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侔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德沛之心成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亦代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

索隱曰臣瓚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

其少時及魏

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

索隱曰晉灼曰命者各口也

謂脫各籍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各籍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外黃富人

文甚美嫁庸奴亡其夫

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

去抵父客

曰父時故賓客○索隱曰如淳曰抵歸也○首丁禮反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

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

耳索隱曰謂父請父客為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

耳決絕其夫而嫁之張耳

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官魏為外  
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漢

章帝改曰漢昌○索隱曰地理志屬中山○正義曰立曰邢邢州唐昌縣富人公乘氏以其

女妻之亦知雷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

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索隱曰崔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頸無悔秦之滅大

梁也張耳家以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

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

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

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張晏曰監門里正備也以自

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答陳餘陳餘欲起張

耳躡之徐廣曰一作躡使受命一作使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

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

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

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索隱曰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詐更別

也陳涉起蕪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

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

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

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

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

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正義曰解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懈墮不相從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

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

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傑及地形願請奇

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

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

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索隱曰索隱

郡食其云白馬之津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至諸縣說其豪傑曰

曰至何諸縣說之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

北有長城之域南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在交

社界中也○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外內騷動百姓罷

敝頭會箕歛漢書音義曰家家人以供軍費財匱

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舊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七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

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

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

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

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

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

徐廣曰公之腹中者。李奇曰東方人傳音哉。公之腹中者以物伸地皆為傳畏秦法耳今

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

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

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

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

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

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

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

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

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

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

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正義曰戲音義出驪山

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

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

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

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晉灼曰介音憂贊曰方言

特也云介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

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  
時時問不容息索隱曰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機武

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

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

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

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

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

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

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

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

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

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

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

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黠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

因立廣為燕王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

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

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

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廝

羊傳曰廝役扈養卒昭曰折薪為廝炊食為養晉灼曰以解

吾為八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

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  
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  
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  
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  
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  
下趙數十城也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此亦各  
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  
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  
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  
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

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

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

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滅燕

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

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

索隱曰地理志屬常山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

使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曰良嘗事我

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

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

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

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索隱曰案羈旅勢弱難以立功也乃求獨有立六國地王之後可以成功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烏鐸反立為趙王居信都徐廣

曰後項羽改曰襄國

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

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

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

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

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良多急

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

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

大怒悲陳餘使張狀正義音辯往讓陳餘曰

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且死而公

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



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正義曰十中陳

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三軍且餘所以

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令必俱死如以肉

委餓虎何益張厭黈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

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

言乃使五千人令張厭黈陳澤先嘗秦軍索隱曰崔浩云嘗猶

試至比日没當是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

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辟去餘旁未敢擊秦項羽

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

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章邯引兵解諸侯軍

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上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

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

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

趙及問張厭黈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厭黈陳澤以

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

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

君之望臣深也索隱曰望怨責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索隱

曰案重訓難也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

不受陳餘起如厠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

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辭出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

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  
 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正義曰言陳餘如廁還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遂趨  
 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  
 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  
 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  
 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索隱曰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雅一系然素亦故也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為人所稱譽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  
 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  
 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  
 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

南皮

索隱曰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曰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

即以南皮旁三

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

徐廣曰都代縣

張耳之國陳

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

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

說說田榮曰

正義曰上說音悅下音武銳反

項羽為天下宰不平

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

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

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

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

王與我有舊故

張晏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

而項羽又彊立

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既強盛又為所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

者甘氏也。索隱曰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刘歆七略云公一名德漢王

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

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徐廣曰二漢王亦還

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

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

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

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

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

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

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

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

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廣曰

月斬陳餘泚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連一音丁礼反。索隱曰蘇林曰音即今俗呼

此水出然索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為得都景純註山海經云泚水出常山中立縣。正義曰在趙州黃皇縣界追

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

夏漢五年張耳薨謚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

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

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徐廣曰韞蔽者臂捍也自上食

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言甚慢易之索隱曰崔浩云

屈膝坐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

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怒曰吾

王辱王也孟康曰音如潺湲之潺冀州人謂懦弱為辱韋昭曰

小顏音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

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主殺之張敖

齧其指出血索隱曰案小顏云齧指以表至誠為其約誓曰君何言之誤

且元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

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

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

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

王為乎

索隱曰漢書作汚蕭該音一故反說文云汚穢也

令事成歸王事敗獨

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

人柏人

索隱曰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為變也。正

宿處

要之置

韋昭曰為供置也。索隱曰文穎云置人於

止中也今按云置廁者置人於復壁中謂之

上過欲宿

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

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

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

自劉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

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

致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與王詣長安治張

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

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

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

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于刺劓徐廣曰丁劣反

亦刺也漢書作刺劓張晏云劓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刺之身無可擊者終不

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

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

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

問之贊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正義曰泄姓也史有泄私臣之

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

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徐廣曰使音鞭輿前案韋昭曰輿如

輿林人輿以行○索隱曰服虔云音編編竹木○今輿可以

為倚郭璞三蒼注云儀輿土器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

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

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

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且道本

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

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

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

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

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令

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

各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

乎乃仰絕脛遂死韋昭曰脛咽也○索隱曰蘇林云脛

該或音當此之時各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

元故封為宣平侯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

尚于中行王滿亦以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

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魯后

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

高后六年薨關中記曰張敖家在安陵東○正義曰魯

有張敖家與公主同域又張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

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索隱曰案謂偃以元王

弱兄弟少及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為樂昌侯徐

曰漢紀張輔傳曰張敖之子壽修為信都侯高后崩

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

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

續張氏張敖謚武侯張偃之孫有罪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宿客廝

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

耳陳餘始居約時漢書曰義曰相然信以死豈顧

問哉索隱曰葛洪要用字究云然猶爾也謂相及據國

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

戾也豈非以利哉索隱曰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

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名譽雖高官客雖盛所由殆與

太伯延陵季子異矣索隱述贊曰

張耳陳餘天下豈家俊忘年羈旅刎頸相信

耳圍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印

勢利傾奪隙未成豐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

甯陵君索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外從弟其魏秦

滅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正義王咎往

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

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

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

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

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

為魏王徐廣曰元年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

十二年

王於臨濟正義曰故越在濰州高魏苑縣北二里本漢縣魏王乃使周市出

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

索隱曰案項官楚將田巴齊將也○正義我它徒多反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

圍臨濟各為其民約降約定各自燒殺魏豹亡

走楚徐廣曰二月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

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

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

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正義

曰今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臨晉在

同州朝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

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

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

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

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索隱曰

無異其騏驥之馳過隙則謂也今漢王慢

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

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

於河東徐廣曰二傳誼滎陽以豹國為郡高祖本紀

河東太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

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

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為昌國有梁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

里十三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

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以來

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

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

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

出會後期者斬索隱曰旦日謂明旦日出時也旦日出十餘

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

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

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

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

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

沛公之從碭北正義曰音唐郎反宋州碭山縣擊昌邑彭越助之

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眾居鉅野

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眾萬

餘人母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

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

公角正義曰蕭縣今楚縣今稱八公角名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

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

兵二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

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  
各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  
兵略定梁地索隱曰擅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

彭越皆復云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義

日滑州河上漢王三二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

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

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正義曰睢陽宋

在汴州雍丘縣東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皐正義曰河南

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正義為越將

其兵北走穀城正義曰在齊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漢五年秋項

王之南走陽夏正義曰夏古雅反陳州太康縣也彭越復下昌邑

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

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

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正義曰固陵名在陳

州苑丘縣西北三十二里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

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

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

為魏相國今豹死母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

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正義

日從宋州已北至鄆州以西曹濮汴滑並與彭越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

傳音海正義曰然陳潁州北以東毫泗徐淮北之地東至

地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

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

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

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奮正義曰在下遂

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

正義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

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

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

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

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

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

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

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

越反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請論如法上赦以為

庶人傳處蜀青衣又穎曰青衣縣名在蜀瑣曰今漢嘉

西至鄭索隱曰地理志鄭屬逢呂后從長安

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

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

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正義曰

反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吕后乃令其  
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闢奏請族之上  
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

曰三言魏地關千里如席卷舒南面稱孤喋血棄勝日有聞矣

徐廣曰一作啜韓傳亦有喋血語也○索隱曰音喋懷畔逆

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

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

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

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

魏咎兄弟 因時而王 豹後屬楚

其國遂亡 仲起昌邑 歸漢外黃

往來聲援 再續軍糧 徵兵不往

蒞醢何傷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

蘇林曰地理志廬江有六縣

英英國名也魯縣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六當刑而王故漢

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

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即此城又秦

春秋傳云與蓼魯魯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改為蓼也

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

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曰幾一作豈馴謂幾近也○索隱曰臣瓚曰機楚漢春秋作

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音祈祈者語辭也義亦通

人有聞者共俳笑之索隱曰謂衆共布已論輸麗

山正義曰言布論決受黥竟麗麗山之徒數十萬人

山作陵也時會稽郡輸身徒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迺率其舊偶工之江

中為羣盜類也謂徒之輩類陳勝之起也布迺見

番君與其眾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

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

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

稽正義曰時會稽郡所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

為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

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

常冠軍項梁至薛正義曰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聞陳王定死

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正義曰南郡當陽縣也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

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

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曾為末將項籍為

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來悉屬宋義北救趙

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

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

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

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

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正義曰新安故城在河南府

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

破關下軍

索隱曰鄒氏云開音閑閑謂私也今以問遂音經見反問道即他道也猶若反問之義

遂

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

索隱曰案漢書作楚項軍前簿簿者鹵簿

項

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

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

長沙廼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

將擊義帝追殺之

正義曰上丑林反今

漢二

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

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

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

謂讓

漢書音義曰謂責也

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

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

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

不利出梁地至虞

正義曰今宋州虞城也

謂左右曰

索隱曰案

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

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

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

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廼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

因太宰主之

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索隱曰太宰掌膳食之官

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

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

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李奇曰板牆也築許也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

王宜騷音掃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

王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

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

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

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

以不義之名索隱曰負猶被也以其背盟約而殺義

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

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

塞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部以徼繞邊陲也楚人還兵間

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迺得羽



地○索隱曰案服虔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  
曰梁在楚漢之中央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無漿陽成臯漢堅守而  
 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  
 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索隱曰案漢書作罷音疲使楚勝漢則  
 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  
 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執者易見也今大王不與  
 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  
 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取天下可以萬  
 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王必裂地而封  
 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王必裂地而封

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  
 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  
 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  
 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  
 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  
 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索隱曰構或也可遂殺  
 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索隱曰走音去失向也布曰如  
 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  
 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  
 邑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索平布欲引兵

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

至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上方踞牀洗刃布入見布甚大怒悔

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

又大喜過望正義曰高祖以布先分爲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於是廼使人入九江焚已使項伯

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

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

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

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

九江誘太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

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

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索隱曰腐儒敗之物不任用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

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

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

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

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

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廼以

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

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

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  
心恐真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  
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  
兵候伺旁郡警急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醫  
醫曹家與中大夫音赫對門徐廣曰音音肥也如醫曹家音赫自以為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  
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與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  
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  
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  
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

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  
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一作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  
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  
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  
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  
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  
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  
上裂地而王之書音義曰疏分也疏河是也○索隱  
曰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按裂地是對文故知疏即分也南面書音義曰疏分也立萬乘之主其  
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張晏曰

年同日使三言止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

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

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薛公

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

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

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言令尹

對曰東取吳正義曰荆王劉賈都吳蘇州閩間城也西取楚正義曰楚

徐州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

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

敖倉之粟索隱曰案太康地記云秦建敖倉於成臯又立便故亦云敖使也塞成臯

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

取下蔡正義曰古州來國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正義曰陛下

安枕而卧漢無事矣桓潭新論曰此有圍其之戲或兵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其

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應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負孤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

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臯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臯

臯據敖倉北趨燕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上以誦越此守邊隅趨作

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

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

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

者也故曰出下計上初善封薛公千戶索隱曰劉氏云薛公

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廼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

將東擊布布之夜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

不能來使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

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等言之東擊荆荆

王劉賈走死富陵正義曰故城在楚州盡劫其兵

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如淳曰地名也

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

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漢書音義曰

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

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

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甄索隱曰上占外及下持

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

望見遂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

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

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餘

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索隱曰番陽番

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正義曰英布家在饒州番陽

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正義曰英布家在饒州番陽

○正義曰魏武帝注孫子卒戀土地道近而易敗散

○正義曰英布家在饒州番陽

漢書作遂應劭音保非也○正義曰蘄音機沛郡蘄城也甄遂瑞反布兵精甚上廼壁庸

曰表云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

索隱曰番陽

正義曰英布家在饒州番陽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

正義曰楚州淮陰縣也

始為布衣

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

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

又不能

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

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

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索隱曰案楚漢春秋南昌作

新昌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也

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

張晏曰未

起而淋

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

絕去信釣於城下

正義曰淮陰城北臨淮水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

諸母漂

韋昭曰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

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

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

丈夫不能自食

正義音寺

吾豈衣王孫而進食

蘇林曰如言公子也

○索隱曰劉德曰秦未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晏曰字王孫非也

豈望報乎淮陰屠

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

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徐廣曰袴一作勝勝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索隱曰勝音枯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為不通袴下即

須要作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

正義俛音俯伏反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

劍從之居戲下

徐廣曰戲一作麾

無所知名項梁敗又

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

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

徐廣曰典客也

○索隱曰李奇官名張晏曰司

云楚馬也

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

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

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

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

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

行道亡者數千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

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

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

來謁上上日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

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



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  
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  
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文穎曰事猶業也必  
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  
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張晏曰無事用信又居此乎何曰  
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  
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  
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  
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  
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

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  
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  
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  
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  
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  
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  
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  
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晉灼曰廢不收也○索隱曰喑於鳩反惡鳥路反  
卓嫁反或作吐喑惡懷怒氣叱咤發怒聲孟康曰廢伏也張晏曰發懼也然不能任屬賢將  
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

一、嘔音凶于反。索隱曰嘔音吁嘔猶嘔。人有疾病涕

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刑弊忍不

能予 漢書音義曰不忍授 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

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

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

逐義帝置江南亦背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

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

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

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

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

東歸之士何所不敢 索隱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且

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

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

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

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

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 索隱曰秦秋毫秋

云銛毛為豪夏落秋生也 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

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

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

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

而定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檄二尺書也此云傳檄謂為檄書以責所伐者於是漢王大

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

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正義曰漢王從關北出岐州陳倉縣定三秦

漢二年出關正義曰出關山谷關收魏河南韓敖王皆降合

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

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

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正義曰兵敗散塞

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

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索隱曰今蒲津關

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

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索隱曰塞音先得反臨晉臨名在河東之東岸對舊關也信乃益為疑兵

疑敵陳船欲渡臨晉索隱曰劉氏云陳無地名在雋有船司空縣不名陳船陳船者陳列船艘欲渡河也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鑿

渡軍徐海曰鉏一作在服虔曰以木罌鑿鑿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正義曰按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即此從夏陽木罌鑿

龍襄安邑正義曰安邑故城在絳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索隱曰劉氏云夏陽舊無船豹不備之定魏

為河東郡正義曰今安邑縣故城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

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關與索隱曰音

余駟案李哥曰夏說代相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上黨

沾縣有閼與聚閼音曷又音媽與音余又音預沾音他廉反

州正義曰閼與聚城在路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

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

欲東下井陘擊趙索隱曰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

隊升于二道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

之隘是也

兵井陘口正義曰井陘故關在并州石號稱二十萬

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

河七男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索隱曰喋音軟非

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

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漢書音義曰樵取師不宿

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

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

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易

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

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

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

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

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

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

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  
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  
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

正義曰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全夜半傳

發漢書音義曰傳選輕騎二千人人人持一赤幟從

間道革山而望趙軍如淳曰革音蔽依山自覆蔽。索隱曰案謂今從間道小路向前望

也見陳餘軍營即往仍須隱山自蔽勿令趙軍知也蔽者蓋覆也楚漢春秋作甲山漢書作革說文故云革蔽者也從甲竹

聲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

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徐廣曰音食也。索隱曰如淳云小飯曰食謂立

趙乃大食也駐傳食待破曰今日破趙會食服虔曰立駐傳食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食言破

趙後乃當共飽食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

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

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

背水陣正義曰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回星自并州流趙入井陘界山信背水陣陷之死地即此水也趙

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

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正義曰恒州鹿泉縣即六國時趙壁也大戰良久

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

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遂韓信張耳韓

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

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遂利則馳入趙壁

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  
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  
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  
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  
水上徐廣曰泚音遲。索隱曰劉氏音脂。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  
生得者購千金於是索隱曰如淳云効致也晉灼曰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  
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  
虜索隱曰如淳云効致也晉灼曰休畢賀因問信曰  
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  
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

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  
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  
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  
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  
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  
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  
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  
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  
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  
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

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  
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  
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  
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  
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  
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  
之軍敗部下李奇曰鄙音身死泚上今將軍涉西  
河索隱曰此之西河當馮翊也○正義曰即同州龍門河從夏陽度者虜魏王禽夏說  
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  
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敢輟

耕釋耒褊衣甘食

系隱曰褊鄒氏音人褊美也恐滅亡不  
以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甘食一日不

偷苟且也慮不圖久故也漢書作美衣褊食

傾耳以待命者

如淳曰恐滅亡不  
亡不又故也若

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  
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  
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  
齊必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  
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  
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  
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  
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

日至以饗食士大夫醒兵

魏都賦曰有醒順時劉逵曰醒酒也○索隱曰劉氏依劉逵作醒酒謂以酒食養兵士也案史記古釋字皆如此豈亦謂以酒食醒兵士故字從酉乎

北首燕路

正義曰首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正義曰咫尺八寸言其簡牘或

也長尺暴其所長於燕正義曰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

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

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

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

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

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

耳為趙王楚數高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

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

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正義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得

黥布走入城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城

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

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

卧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

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

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文

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渡平原正義曰懷州有平原津聞漢

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



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  
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  
伏軾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者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  
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  
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  
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  
襲齊歷下軍徐廣曰濟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  
生賣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  
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而楚亦使龍且將  
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

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  
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正義曰近其室家懷顧望也不如  
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  
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  
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  
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  
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  
與信夾維水陳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曰維音維地理志維水  
出琅邪箕縣水北至昌都入海。徐所引蓋據水經與此小不同韓信乃夜令人為萬  
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

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塞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正義曰城陽番澤縣是也比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

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餘  
日四年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張華曰武涉墓在五里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不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

中數矣

正義色使

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

復擊項王其

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

漢王為厚交

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

下所以得須

史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

王之事權在

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

項王勝項王

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

有故何不反

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

此時而自必

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

韓信謝曰臣

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

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

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

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

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

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

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

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

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

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

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

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

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張晏曰背有九脊則大貴韓信曰何謂

也崩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連號壹呼  
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燦至風起當此  
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  
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  
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  
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  
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  
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張晏  
曰折北敗也北奔北敗滎陽傷城阜張晏曰於城阜傷胃也臣瓚曰謂軍折傷遂走  
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

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罷極怨望容容無  
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  
天下之禍當今兩王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  
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  
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  
而俱存之冬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  
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  
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正義曰西向齊國  
在東故曰西向也為百姓請命正義曰止楚漢之戰則天下風  
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

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卮陳澤之事二

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泚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卮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猶狗身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

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  
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  
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  
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  
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  
無二於天下而略不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  
之威挾不當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  
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  
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  
先生且休左公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

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  
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其日不可亂以言計不  
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左趙廝養之役者失萬  
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

齊人名小嬰為儋石如今受給魚石器不過一二石耳一說  
一儋與一斛之餘○索隱曰儋音音都監石石斗也蘇林解為

得之鮒音胎聞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

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

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

若蜂蠆之致螫正義音適騏驥之踟躕徐廣曰踟不作躑也不如

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

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豈不如瘖聾之指麾也

索隱曰鄒氏吟音巨陰反又音琴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

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嗚呼時不再來願足

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

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

為巫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

去佯狂也○索隱曰案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

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龍奪

齊王軍徐廣曰以齊為平原千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

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

張華曰漂母家在泗口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

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

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

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

亡將鍾離昧家在伊盧徐廣曰東海朐縣有伊盧鄉

隱曰徐注出司馬彪郡國志○正義曰括地志云中盧在義我

清縣北二十里本春秋時盧戎之國也秦謂之伊盧漢為中

盧縣項羽之將鍾離昧家在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

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

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

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

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會欲龍衣信信  
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  
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  
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  
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  
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  
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  
言狡兔死良狗烹張晏曰狡猶猾○志亦隱曰吳越春秋  
也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  
國當取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

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  
朝從信由此曰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  
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  
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噲等為伍上常  
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  
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  
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  
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  
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陳豨拜為鉅鹿守徐廣曰表云為趙辭於淮陰侯

史記卷之八十八



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  
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  
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  
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  
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  
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  
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  
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  
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  
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索隱曰案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

也姚氏案功臣表云慎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

信囚欲殺之舍人弟

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  
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  
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  
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正義曰長樂宮懸鍾之室  
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  
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  
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  
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  
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

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  
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  
曰身之通曰嗟乎冤哉身也上曰若教韓信反  
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  
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  
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  
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  
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  
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身之邪高帝曰置之乃  
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  
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  
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冢良然  
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  
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  
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  
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

君臣一體

自古所難

相國深薦

策拜登壇

沉沙決水

拔幟傳殄

與漢漢重 歸楚楚安 三分不議  
偽遊可歎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者

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案韓王信初

為韓司徒後訛云申徒

故韓襄王孽孫也

張晏曰庶子

曰何休在公羊以為孽戔子猶樹之有孽生也漢書朝錯云孽子卓惠王是也

長八尺五寸及

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

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

正義曰故橫

城縣西南

為韓王徐廣曰二年六月

欲以撫定韓故地

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正義

曰河南

使張良以韓司徒

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

有申徒云是司徒之

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為韓將將

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

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

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跋而望歸及其

鋒東嚮文穎曰鋒銳欲東向○索隱曰跋音企起踵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氣鋒韋昭曰其氣鋒銳欲東也

○正義曰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為

韓王先拜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

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

以為列侯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朝案漢書曰封及聞

漢遣韓信略韓地迺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

昌正義曰項籍在吳為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

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

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為韓王徐廣曰二月常將

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

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

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

與剖符為韓王王潁川明年春徐廣曰即五年之

六年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

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

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

音被匈奴數入晉陽正義曰去塞遠請治馬邑正義

州朔 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

信索隱曰冒音墨又音莫報反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

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

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

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正義曰潞州縣斬其將王

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曼丘

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

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

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正義曰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縣界也

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正義曰石

州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正義曰鴈門郡樓煩縣西北

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

聞冒頓居代上谷正義曰今媯州高皇帝居晉陽使人

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正義曰朔州定襄縣是也上

出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

閼氏正義曰於連反又音燕氏音支單于嫡妻號若皇后閼氏乃說冒頓曰今

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

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

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漢書音義曰言唯引矛無雜杖也請令

疆弩傳兩矢外嚮索隱曰徐行出圍入平城漢

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

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

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蘇

曰代地也○正義曰故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

城在朔州定襄縣北奇也○索隱曰應劭曰柴武鄧展云柴奇晉遺信書曰

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

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

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

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

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

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

此三罪也夫種彘無一罪身死亡文穎曰大夫今

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

以償於吳也索隱曰蘇林曰伍子胥張晏曰償償也

今僕亡匿山谷間日暮乞食蠻夷僕之思歸如

痿人不亡起索隱曰痿音耳誰文舊音目聾反於義為誅

言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

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

漢書音義曰縣名

韋昭曰在匈奴地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

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頽當及嬰冬率其眾降

漢漢封頽當為弓高侯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也○

○正義曰嬰為襄城侯索隱曰漢書功臣表屬榮陵

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徐廣曰壯傳子至孫孫無子

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徐廣曰表云嬰女子澤之頽

當薛子孫韓嫣漢書音義曰音鄒陵之縣○索隱貴幸

名當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為案

道侯子代徐廣曰名長君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

徐廣曰長君之子也○索隱曰案博物志字季君也拜為龍額侯續說後索隱

五格反作頽音洛龍額縣名○正義曰史記表衛青傳及漢書表云韓說元朔五年從大將軍有功封龍額侯以酎金一

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按道侯征和二年孫子曾復封為龍額侯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說孫曾紹封龍額侯漢表是也

盧縮者豐人也與吾尚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

上皇相愛如淳曰親父生男高祖盧縮同日生望

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縮壯俱學書又相

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

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

縮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縮以客從

入漢中為將軍常侍行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

從出入卧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

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縮縮封為

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

漢五年冬以破項籍廼使盧縮別將與劉賈擊

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奇曰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

茶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

七人欲王盧縮為君羣臣缺望如淳曰缺音辭別之狀望猶怨也賈曰揆

謂相缺而怨望也韋昭曰缺猶冀也○索隱曰缺望猶怨望也又音企韋昭音冀及虜臧荼廼

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

臣知上欲王盧縮皆言曰大尉長安侯盧縮常

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

月廼立盧縮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

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

王縮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

奴燕王縮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

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

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

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

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

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實寬得長王燕即有

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廼私令匈奴助豨



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  
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迺詐論他人脫勝  
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  
令久亡謂灼曰使陳豨久亡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  
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  
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  
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食其御史大夫趙  
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  
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  
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

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  
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  
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  
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  
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  
城下候同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  
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綰為  
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  
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  
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

孝皇帝中六年盧綰孫他之正義曰他徒何反以東胡王降

如淳曰為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也封為亞谷侯也徐廣曰亞一作惡

內在河

陳豨者宛胸人也索隱曰地理志屬濟陰下又云梁人

曹州縣也太史公云陳梁人按宛胸六國時屬梁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

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

為列侯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年

茶封豨為陽夏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皆屬焉

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

餘乘亦鄆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

皆出客下正義曰言屈已禮之不用富貴自尊人豨還之代周昌迺求

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其擅兵於外數歲恐

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

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鼻丘臣所

正義曰二人韓王信將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

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大王

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使人為豨所誑誤劫

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

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

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

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  
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  
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  
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  
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  
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  
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帝奏事曰令邊有小事輒露檄插  
羽飛羽檄之意也未有主者今唯獨邯鄲中兵  
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尉趙子弟皆曰善  
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

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

魏武帝奏事曰令邊有小事輒露檄插羽飛羽檄之意也

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曼丘等十一年  
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正義曰定  
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正義曰斬首  
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  
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  
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  
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  
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  
子恒為代王徐廣曰十一年正月都中都正義曰中都故城在汾  
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言軍卒追斬

豨於靈丘

正義曰  
蘇州是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䟽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家隱述疾其曰

韓裴遺孽

始從漢中

剖符南面

徙邑北通

頽當歸國

龍額有功

盧縮親愛

羣臣莫同

舊燕是王

東胡計窮

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九十三